

○小说

再热一壶糯米白酒

方其军

“像酒有时预感到黑夜和它的迷醉者，未来也预感到我们。”
——张枣《预感》

隆冬雪夜，野猪可能拱了菜地。丁家畈农舍小屋里，一盏汽油灯拨得锃亮，梁上的蜘蛛网都见得丝丝缕缕。鲁士的母亲在厨房间忙碌，一边向餐厅张罗：“你们先吃，快吃吧。”酒糟的白切肉、刚出锅的炒年糕、酒糟猪肠、花生米等下酒菜，已经摆了满满一桌。四五好友的酒碗，斟满了糯米白酒。像稀薄的牛乳，像稠厚的米汤，热腾腾冒着热气。鲁士的父亲端起酒碗，说：“吃了，吃了。”兄弟几个就端起酒碗应和着，说：“趁热，趁热。”抿一小口有点烫嘴的糯米白酒，在口腔里游走，带着热量，带着甘冽，也带着醇香。稍作逗留，那一脉粮食的火焰落在肚腹，浑身瞬时就暖了。餐桌上，唠叨一年的收成如何，夸赞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一餐夜饭，喝了两壶滚烫的糯米白酒。就这么，渐渐时近三更。

当男主人向女主人再申请一壶时，朋友们醉意朦胧地摆着手谢绝了。“行够了，你家的酒够劲道。”一个个起身说，“明晚到我家，尝尝我家的。”主人挽留着想把客人留住。但，朋友们还是坚持回家。打开门，月光与雪地一色，大家握着手告别，然后，各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家在不同方向的山村，都隔着两三里路，走远了，各条路上也就只一个人了。这个时候，糯米白酒的酒劲才真正上来。一个人走路，也不孤单，因为，这时，树是朋友，石头是朋友，山鼠是朋友，猫头鹰是朋友，就连自己的影子也是朋友。那一位是山村教师，随性就吟了一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手里没有酒杯，却像是握着酒杯样，向圆圆的月亮，敬了一杯。然后，念叨着：“今晚的酒杯是空了，但，明天的还会满。”

二

晚秋清晨，天空如洗。丁家畈少年鲁士，睡醒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延续睡梦里的心思：惦念心里的姑娘。那个水灵的姑娘，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酒也没毫不含糊。那年月，山里人家喝供销社的酒，得凭酒票。可是山里人家喝了多少年的酒，仅靠那一两张酒票，是绝对喂不饱肚子里的酒虫的。那么，更早年代是怎么喝酒的，酒票不够的时候照样怎么喝。脚轻手健，还怕弄不上酒喝？鲁士觉得，要是能给她送一坛酒，大概是可以表达心意的。鲁士见过老一辈酿酒，铮音般流淌的山泉兑着肥沃土壤育就的圆硕糯米酿成的糯米白酒，谁喝了都会馋。他就一骨碌起床，去谷仓取了二十斤糯米，学着样开始酿了。

鲁士把糯米倒进木桶，压得

严严实实，再泼兑上二十斤清泉。然后，他静静地等，就像田野上正凝霜结露，就像等着他的爱情。酒香弥漫的时候，他的爱情之花也该盛放了。密封一个昼夜，就沉淀一个昼夜的相思。轻轻地放上特制的佐药，与糯米搅拌，耐耐心心等待发酵个把月，就像耐耐心心等待心爱的姑娘在每一个清晨走来……三十多年间，鲁士酿造的糯米白酒不知有多少甏。想喝多少度数的酒得在多少糯米里加多少泉水，想喝怎样口味的酒得在多少时间后启口多少公分，他都有了“手势”，出神入化拿九稳。那是一天天的想念陪着他练就的手艺，娴熟得就像手里已有一把无形的锐物，糙的削就削，细的雕就雕。糯米白酒就这么是他心手相通虔诚奉持的艺术品，浮动液态的女儿香。

酿得一手好酒，鲁士的名头就响了。亲戚好友仗着感情深厚要他帮忙搭一坛，他自然推却不了。应接不暇时，他索性就给传授了“真生活”，免费教会几个徒弟。倘若心里没点念想，对粮食轻慢了，对日子轻慢了，糯米白酒可能就酿酸了。这样的人这样的酒，鲁士说他也曾见过。想要喝好酒，心得沉下来。若有牵挂的人，那就盼着能红袖添香陪着酿酒，盼着常能有事没事唠唠家常。就这么，还真有后生学了他八九分。“要喝酒，自己烧去。”于是，在十一二月，村村岙岙就米酒飘香。成立业后的早些年，鲁士在村里当过支部书记。镇干部指导工作赶不回食堂，鲁士就当朋友一样把他们留在家里吃饭，自家酿的不费钱的糯米白酒自然是尝一尝的。这

一尝，镇干部就在胸口捂着山乡的风、泥与水，就想着那么多的山花何以盛开得那么美好。呵，这片土地，谁都辜负不了。而忙前忙后的，自是当年那位水灵的姑娘，已为他生儿育女的“老太婆”。

一个个质朴的山民，一碗碗质朴的糯米白酒，让同样质朴的过客难以忘怀。镇干部即便调离了，仍会念想；无论走到哪里，仍会念想。念想大山深处，那么一户户安详的人家，米酒飘香。而鲁士念想的，是流逝和未来的光阴，就像糯米在酒桶里渐渐变酒一样的醇香。望着层峦叠嶂的天际，一枚太阳风筝一样一天天东升西落……

三

仲夏流火，蓝天白云。他去山里避暑。路经丁家畈，顺趟访问一个同学。同学姓鲁，鲁爹在村里当过村支书。同学家背靠大山，一进屋，燥热就去了三分。时近中午，同学以山珍盛情招待，还冷上一壶糯米白酒。山村里，基本没有将糯米白酒久放的经验。一般不轻易开甏，除非需要一番“豪饮”。一旦开甏，就得一两天里喝完。这并不成什么问题，因为，旧的喝完了，没过多久，又可以酿制新一年的糯米白酒。酒是从地窖里提出来的，他往壶上一摸，凉得就像在冰箱里冰过。往玻璃杯里一倒，杯壁起了一层雾。喝一口，凉凉的柔和的甜意自味蕾沁入心扉，传递全身。

喝到一半，就有类似空调开得过低的意思，身体有点凉意了。同学说，“要么，给你尝尝热的？”他趁着酒意，爽快答应。其实，鲁早已将另一壶在煤气灶上搁了多时。同学念叨着，糯米白酒要么是

冷的喝，要么煮得刚好到沸点，这时喝口感最好。鲁将酒倒出来，酒碗上冒一圈细密的气泡。他咬一口白切糟肉，再喝一口滚烫的糯米白酒，齿颊留香。他觉得，如此宜冷宜热的自然生活，也就在大山里才能得以享受。

同学说，这一甏酒就是为你开的，所以，你尽情地喝，喝到荒地老一样地喝。糯米白酒的酒性温和而不觉强劲，就像细雨不知湿透似的，待发觉醉了，醉意就会越发浓烈。户外的阳光盛大，村庄粉墙黛瓦，晾晒的衣物花红柳绿。好像一百年前就是这番光景，好像一百年后就是这番光景。好像沧海桑田就在眼前似的，好像前世今生都看透了似的。纷杂的外面世界，于谁都没多大关系。他在盛夏安静品享来自秋冬的礼物。就像生活在春天，一直活在春天。这样，似乎什么都可以放下了。

他醉了，同学也醉了。同学絮叨着，向他炫耀山里的生存智慧。说酿造糯米白酒，除了能收获琼浆似的糯米白酒外，还有其他的“宝贝”。比如“甜酒酿”“酒糟”。就像是一株植物的脑尖与根头。甜酒酿是在糯米白酒制作工序的前期形成的，在糯米发酵将要变酒还不算时呈在表面的那一层液态嫩物，有走贩在集镇沿街叫卖专门兜售，一碗一碗，一蛊一蛊，是许多人喜欢的饮品，有甜甜的酒味。酒糟是在酒酿成后糯米脱落沉积的米皮。酒糟可以用来糟烩禽畜肉类、带鱼，经过糟烩的菜肴别有风味……

怀念在山乡喝酒的那个端午。在城区偶尔能喝到糯米白酒，但总归没有在山乡农舍喝着来得正宗。嗯，酒逢知己，当一壶将尽，咱们吆喝一嗓子：“兄弟，再热一壶糯米白酒。”



生命之树

邱文雄 摄

石志藏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盛夏的中午，在浙东宁海城关西门柔石路4号柔石故居，我在柔石专题影像片上，又耳闻鲁迅先生当年在得知柔石等人遇害的消息后，所写的这首诗。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对《惯于长夜过春时》应该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因为它入选了中学的语文教课本，且老师要求全文照背。

同样，先生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也入选教科书。其中的段落特别熟稔，几可背诵：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其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

在柔石故居

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陪同的宁海朋友告诉我，柔石的故居现在的这处旧式砖木结构三合院，原先一分为二，柔石家只拥有东边的一半。后来，柔石的父亲赵子廉先后购置了西厢房和西大房以及厨房等半个院子，才成了三合院整体。1902年9月，柔石出生于此，一直住到1918年秋。也就是柔石最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印记在这个三合院里，或者说，他短暂人生中有将近一半的时光在这里度过。

柔石第一次离开这个三合院是在1918年秋。当时，他考

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以后，他一直步履匆匆，极少再回到这个他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光的三合院子。1925年春，柔石在北大当旁听生，选修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与鲁迅有了师生关系，直至1928年6月柔石去上海，在别人引荐下拜见了先生。两人聊起了方孝孺，柔石告诉先生自己原名、笔名的由来，并把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送先生审阅。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特务包围了会场，柔石等11个人被捕。1931年2月7日深夜，被秘密枪杀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荒地上，身中十弹。

柔石故居东侧原有一小石桥，桥上镌有“金桥柔石”四字，“柔石”的笔名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的东侧仍有，已非当初风貌，估计是仿前的。故居的院子现在是用整齐的鹅卵石铺就，包括故居正门口的大路，同样是卵石路，宁海古代出“路师”，江南的很多卵石路是宁海人的“作品”，鹅卵石及宁海路师铺成的卵石路，应该也是一种“台式”的硬气”写照吧。

故居院子中央，一棵有年头的桂树，独自茂盛，它是否见证过当年的少主人，无从考证。盛夏，伞形的桂树无花，但夏后乃秋，可以想的是桂香肯定经久不散，于是整个院子便会弥漫着“硬气”和“香气”的味道……

站在院子中央，宁海的朋友告诉我，这个院子的西厢楼房三间是分给柔石的。1927年，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和哥哥分家，哥为大分东首，他为小分得了西厢。哥哥或许为照顾弟弟是文化人的缘故，故而将楼上的南首间让给弟弟，用来平时读书写作的书房，而小堂前为柔石会晤亲友的场所。

在柔石故居的北侧，有方孝孺的“方祠”，但行色匆匆，未去。

先前一个是惊动朝廷上下的“株连十族又怎样”的方孝孺，后来一个是血染龙华的热血青年赵平复，时代相隔500多年的人，相互为邻，想想，概因一个关键词“硬气”。

露珠（外一首）

颜梅玖

除了樱桃树的香气和
几只在草丛中走动的小虫子
的低语

万物还在慵懒的睡梦中

一朵小野花 鹅黄的唇瓣
——奇妙的露珠——

饱满，晶莹，带着一点点的凉

多么危险的美！
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它，直到它
突然被风吹落
在空气中隐去踪迹

死亡很静，静得我来不及呼吸
来不及叫喊，也来不及像它那
样，在风中
轻轻颤抖一小会儿

沿着陌生的湖边，我走了很久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直到落日西沉
直到那些生根的水杉，石头，
铁锚
以及四周的草坪，灌木
一只轻展双翼的蜻蜓和
融化在水面的天空的倒影，全
都陷入
寂静的深渊。风吹着
风吹啊吹。只有风不停地擦着
我的影子
像要掀开一块伤疤。我哭了
和它们站在一起，和它们一样
寂静

陈大甫

日前有事去宁波，不想在联盛广场遇见了一位熟人。一别二十多年，我已经叫不出她的名字，而她却远远地认出了我，向我走来。她说她的公司就在这里，邀我进内小坐，并说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在奉化的爱建衬衫厂工作过，于是依稀想起她是缝纫车间的生产尖子，而我那时也在该厂工作。

落座以后我已经想起她的芳名叫周能斐，当时不到二十岁，脚步轻盈干活利索。现在的她四十上下，身着合体的西服，打着领带，样子是城市的白领。她招呼一位服务员过来给我斟茶，服务员恭敬地称她周总，哦，原来她已经是这里的老板。我进来时看过门外的招牌，这里是宁波小有名气的国际时尚餐饮连锁公司，想不到昔日的小姑娘今天成了女老板。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时隔二十年。听她讲述创业史特别是之前在塞班打工的经历，令人震撼，出国打工毕竟不容易啊！

说起塞班，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因我侄儿杭大毕业后曾在奉化外贸公司工作，他们公司也有组织劳务输出的业务。一开始就是输往塞班、毛里求斯，其后还有马尔代夫、安提瓜、约旦等国。塞班是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的一个主要岛屿，是美国领地。塞班本岛面积185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北仑梅山岛。当时输往美国的纺织品有配额限制，选择在塞班设厂可以绕过配额限制，同时输美产品可免征关税和标签“美国制造”，因此制衣业迅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岛上有服装工厂30多家，业主多数是台湾人和香港人，雇用以中国大陆女子为主的外国劳工一万人。周能斐就在那个时候去塞班打工的。她说我在塞班的年份非常好记：香港回归的那个月1997年7月去的，澳门回归的那个月1999年12月回来的，一共两年又六个月。

她是1997年5月第一次去宁波马园大厦一家外贸公司联系劳务输出的。公司介绍，本期要招收生产针织服装的熟练工去塞班，塞班是美国的一部分，只要你技术过关，每年可赚一万美金。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8.2，也就是说每年工资8万2千元，而当时国内服装厂工资最高也不会超过800元，一年收入仅一万元，这是个很大的诱惑，于是报了名。6月份还在那里通过了操作考核，同去的五人只有她一人合格。接着交付两万元押金（万一有人变卦不去，押金将不予退还）。七月上旬从上海飞往关岛（即首尔），然后转机到塞班。

周能斐所在的公司是香港人开设，该公司生产针织服装，从汗布为面料的汗衫、汗背心到厚绒为面料的运动衫、保暖衣品种繁多。其时国外已流行以针代布、内衣外穿，因此面料花色多、产品款式多，缝制难度也增大。公司采用流水线生产、计时制工资。其计时工资不同于国内单一计时，而是定额计时，定额出奇的高，一般人需要1小时20分钟才能完成1小时的

她在塞班的打工岁月

她回忆在塞班碰到过的事：“有时候宿舍里只有一两个人时会有年龄较大的女工进来，说张先生是工厂的技术主管，全厂工资他最高，但年复一年远离家人感到很空虚，晚上想有人做伴。他当然会有‘回报’给你。反正出门在外，家里人也不知道。有时另一个人来说，质量总监王先生是工厂的股东，人也长得帅，但还没有对象，想找大陆妹子作女朋友，将来到香港有绿卡，把爹妈接来一起享福……每次都被我们轰了出去，后来就不再来饶舌了。有时还会有人进来说关岛离此不远，去不去关岛？到了那里就能成为正式美国公民。虽然这里也是美国领地，但地位不能跟关岛比……这种人叫做‘蛇头’，由他牵头偷渡当然要花大笔的钱。尽管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宁波人没一个心动，我们是中国人，合同期满一定要回到中国，那里有我们的父母亲人，倒是有几个福建人过去了。”

“好容易熬到两年，1999年7月我们的合同期满，可以回家了，我们欢呼雀跃，但老板要我们几个再留一年，待遇从优，说顺延一年当地政府不会干预。我们说一年不行，就做到今年年底吧，过年一定要回家。因此我在塞班做了两年半，赚回三万美金。回国后我就用这笔钱来宁波创业、打拼。”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当时塞班服装工厂对劳工的待遇是违反美国劳工法的，受到美国媒体谴责。2001年美国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塞班的优势荡然无存，服装工厂纷纷迁往劳力廉价的亚洲国家。但塞班的热带美景和玻璃一样的海水吸引着各国游客，我国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四小时直飞，等我女儿大学毕业，我一定会带她去塞班旧地重游。”

从塞班回国的女工经过一两个月休息以后，多数仍回到各地服装厂上班，普遍受到欢迎，不少人成了企业骨干。我们奉化能成为服装大市，其中也有打工回国的女工们所作的贡献。